



香港詩人梁秉鈞又名也斯，在他離世前的數年裏曾兩次到訪法國南部，受到那裏安寧的田園、美好自然風光的感染，有意以樸素的風土人情寫成一部現代版的《詩經》。奈何死神提前喚走了詩人，最終留下九首詩收錄在《普羅旺斯的漢詩》中「詩經練習」一輯。僅從語言風格來看，梁本人的詩風純淨、不事矯飾，尤擅白描，又能抓住現代生活靈動巧妙的意緒，的確適合從事這項創作。

為什麼說寫現代版的《詩經》也是難得的創造？且看《隰桑》一詩，出自《詩經·小雅》，是「雅」除貴族文人所作外為數不多的民歌，朱熹說這首詩「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」云云，已頗近

詩的用意。這首詩字面清晰、言辭爽直，今人大可不必再加附會，非作君臣之喻或以儒家所謂「君子」來理解。《隰桑》不僅是一首情詩，且是由女方袒露心意、大膽表白，可見當時民風。所謂「大膽」自是從傳統禮教出發，從現時看來，女子向男子傾訴衷情早已談不上逾矩了。梁秉鈞在寫《隰桑》一詩時就是從字面去把握、恢復原詩背後的真情實意，突破傳統詮釋的束縛。如果說，梁秉鈞的改寫是一種詮釋或翻譯，梁詩絕不僅是用今語今事重新講述一遍，而是帶有鮮明的創造性。比如原詩用桑樹的婀娜多姿、枝

重寫《詩經》中的愛情

吳念茲

繁葉茂來傳遞濃郁真摯的情感：「隰桑有阿，其葉有難，既見君子，其樂如何！」梁詩則寫道：「街頭紅磚的房子之間／那麼多不同顏色的傘／忽然碰見了你／四周顏色多麼明亮」。桑樹經過歷代文學的錘鍊難出新意，在今人現實生活中也日漸邊緣，不能走進內心深處。梁以現代都市的新發現、日常生活中新意趣新美感來表達感情，在這裏便是用顏色來建構意象。再者，原詩直言不諱，「既見君子，雲何不樂……既見君子，德音孔膠……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？」梁詩先是將濃烈熾熱的情感加以消化，轉為柔軟、細

膩的質地，呈現女子心思的敏感和內斂的深情：「忽然遇見了你／光影裏有說不清的話……忽然遇見了你／四周的車聲遠了……還是藏在裏面的好／每天溫暖着心頭」。本是女子怪罪自己沒有早些傾吐愛意，到了梁秉鈞筆下，這份愛已毋須再用語言傳達，悔意淡化了、轉成為心頭的慰藉，這份思念由此生發出新的感染力。

很顯然在這些愛情詩裏，梁秉鈞加入了自己的想像，難以壓抑相思之情的女子在其眼中仍然個性溫婉、細膩敏感；由男子講訴與女子相戀的詩如《東方之日》，主人公也

攜帶了知識分子的形象特質，富有文人的情趣風範：「客廳書架上的書／從商周開始，一直亂排到房間裏／我們一本本翻，想尋找一點什麼。」除此以外，這些詩寫在詩人患病前，既仍顯示陽光溫馨的一面，也包含詩人在中年對世事具穿透力的理解和想望：「事情有它們的節奏／世界就是如此／平靜寬遠的河岸／悠長不盡的歌聲／舒開明亮的世界」，《漢廣》一詩原用河流的寬闊與不絕表達佳人之不可求，而今這條長河顯然已從青春步入中年，雖保有明亮的感情色彩，卻歸於久歷滄桑者心中的況味了。仔細去讀，還會發現梁秉鈞的「詩經練習」基本都是愛情詩，既把當下的都市環境和過去樸素的生活方式融合在一起，又使直露的情感在自身人生體會中沉澱下來，寫出讓我們既感到親切又帶有陌生感的好詩。難怪他說這些詩也能為其他身處逆境者帶來安慰了。

開往江南的夜行火車

姚文冬

北方的春天踟躕、緩慢，考驗人的耐心。渴望一覺醒來，便是滿目春光，這種事，只有做夢了。北方三月，我常夢到柳青、草綠，小河重現碧波，桃花、杏花紛紛開了。醒來隔窗望去，卻是雪花在飛舞。

爲了能圓這樣一個夢，我每年三月初都去一趟江南。江南節氣至少比北方提前一個月。三月初便有了北方四月的容貌。三月去江南，是一條通往春天的捷徑。尤其喜歡坐夜行火車，似夢非夢的十幾個小時，有着輕酌慢飲、漸入佳境的樂趣，一覺醒來，春天就在眼前。猶如小時候母親給我買了好吃的，總是讓我先閉一會兒眼睛。

開往江南的夜行火車，大多來自東北三省，經山海關、過唐山，車上擠滿了臃腫的旅客。而我，有預謀地換上了薄衫，抱緊雙臂，像剛洗了冷水澡一樣打着顫，登上暖暖的臥鋪車廂。空調車廂的溫度是另一種暖，如同家裏的暖氣。那些上車、下車的，皆是厚衣棉服，提醒我仍在冬天裏。入夜，薄酒微醺後，躺在臥鋪上漸漸入夢，不必像白天坐車那樣眼巴巴地盼，省去了漫長旅途帶來的焦灼。

何時，耳邊傳來淅瀝的雨聲，以爲是夢，這季節怎麼會有雨？卻不是夢。伸手擦拭窗上的濕氣，原來是停靠在一個小站。站台濕亮，倒映着燈光，像月亮泡在水裏。雨霧中的站牌，朦朦朧朧。不必擦亮眼睛去辨認，也不必打聽，看看腕上的時間，就知道這是蘇北的某個小站。從雪季進入了雨季。夜行火車走走停停，也如冬夜的夢，斷斷續續。新上來的旅客，衣衫明顯薄了，他踩着床頭的梯子，爬到了我的上鋪。

又在淺睡中，被說話聲弄醒，那話大多聽不懂，話語中的地名卻聽得真切。「你在哪裏下車，宿縣啊？」他們依然把宿州稱作宿縣。宿縣在安徽。「你呢？我到蚌埠。」蚌埠也在安徽。有趣的是，京滬線穿越京、津、冀、魯，便進入江蘇，就像把手伸進水裏，試試水溫又拿出來，拐進了一邊的安徽，擦着蘇皖邊界行駛，最後再進入江蘇。夜行火車宛若一張移動的大床，載着一車人的夢，悄然、體貼地跨越季節。蘇皖邊界的這段路程，彷彿是一個刻意的過渡，告訴我不要着急。

天麻亮，窗外的景致被羞澀的朝陽染了一層淡黃，那輪廓像吳冠中油畫的草稿，已有了江南的雛形。靜謐的農田裏綠色的蔬菜在伸懶腰，油菜花呈現夢幻的美。雨後的低窪處積水盈盈，遠處的一個大湖，岸邊的小船還睡着。火車忽快忽慢，慢的時候，能看見路邊粉牆黛瓦的小樓裏走出早起的人。這些高低不等的民居，這一幢，那一幢，彷彿有意疏離，不像北方的民居，千房一面，排得整齊、呆板。這是冰凍的大河與小橋流水的區別。

車到南京，便叩開了江南的大門。該洗漱了，穿過車門排過來的拎着大包小包等待下車的隊伍不容易。洗涮也要快，後面還有人等着呢。這都是在冬天睡了一覺，在春天裏醒來的人。過了南京，算是投入了江南的懷抱。鎮江、無錫、常州、蘇州、昆山……隨便選個地方下車，都會被濃郁的江南風情包裹。若是一直坐到上海，也繼續往杭州、紹興、寧波去，那江河湖泊、青山綠溪，滿山坡的花樹，珍珠般閃亮的古鎮、古村，皆是夢裏曾有過的圖畫。

此時，夜行火車開進了陽光下。當地人不會想象，這列火車是從冰天雪地裏鑽出來的一條冬眠的蛇，在江南的三月復活了。下車後站在了春天裏，我下意識地又抱緊了雙臂，卻發現，這個動作是多餘的。開往江南的夜行火車，一夜之間，已將兩個季節巧妙銜接起來，不着痕跡地兌現了我的那個夢。

這個時候，總會想起童年某個春日的一天，陽光那麼暖，我瞞着母親脫去了棉衣，一路奔跑到河邊，不小心把棉鞋弄濕了，索性光着腳，也不覺得涼了。



▲江南的春靜謐而富有詩意

資料圖片



北方的春天踟躕、緩慢，考驗人的耐心。渴望一覺醒來，便是滿目春光，這種事，只有做夢了。北方三月，我常夢到柳青、草綠，小河重現碧波，桃花、杏花紛紛開了。醒來隔窗望去，卻是雪花在飛舞。

爲了能圓這樣一個夢，我每年三月初都去一趟江南。江南節氣至少比北方提前一個月。三月初便有了北方四月的容貌。三月去江南，是一條通往春天的捷徑。尤其喜歡坐夜行火車，似夢非夢的十幾個小時，有着輕酌慢飲、漸入佳境的樂趣，一覺醒來，春天就在眼前。猶如小時候母親給我買了好吃的，總是讓我先閉一會兒眼睛。

開往江南的夜行火車，大多來自東北三省，經山海關、過唐山，車上擠滿了臃腫的旅客。而我，有預謀地換上了薄衫，抱緊雙臂，像剛洗了冷水澡一樣打着顫，登上暖暖的臥鋪車廂。空調車廂的溫度是另一種暖，如同家裏的暖氣。那些上車、下車的，皆是厚衣棉服，提醒我仍在冬天裏。入夜，薄酒微醺後，躺在臥鋪上漸漸入夢，不必像白天坐車那樣眼巴巴地盼，省去了漫長旅途帶來的焦灼。

何時，耳邊傳來淅瀝的雨聲，以爲是夢，這季節怎麼會有雨？卻不是夢。伸手擦拭窗上的濕氣，原來是停靠在一個小站。站台濕亮，倒映着燈光，像月亮泡在水裏。雨霧中的站牌，朦朦朧朧。不必擦亮眼睛去辨認，也不必打聽，看看腕上的時間，就知道這是蘇北的某個小站。從雪季進入了雨季。夜行火車走走停停，也如冬夜的夢，斷斷續續。新上來的旅客，衣衫明顯薄了，他踩着床頭的梯子，爬到了我的上鋪。

又在淺睡中，被說話聲弄醒，那話大多聽不懂，話語中的地名卻聽得真切。「你在哪裏下車，宿縣啊？」他們依然把宿州稱作宿縣。宿縣在安徽。「你呢？我到蚌埠。」蚌埠也在安徽。有趣的是，京滬線穿越京、津、冀、魯，便進入江蘇，就像把手伸進水裏，試試水溫又拿出來，拐進了一邊的安徽，擦着蘇皖邊界行駛，最後再進入江蘇。夜行火車宛若一張移動的大床，載着一車人的夢，悄然、體貼地跨越季節。蘇皖邊界的這段路程，彷彿是一個刻意的過渡，告訴我不要着急。

天麻亮，窗外的景致被羞澀的朝陽染了一層淡黃，那輪廓像吳冠中油畫的草稿，已有了江南的雛形。靜謐的農田裏綠色的蔬菜在伸懶腰，油菜花呈現夢幻的美。雨後的低窪處積水盈盈，遠處的一個大湖，岸邊的小船還睡着。火車忽快忽慢，慢的時候，能看見路邊粉牆黛瓦的小樓裏走出早起的人。這些高低不等的民居，這一幢，那一幢，彷彿有意疏離，不像北方的民居，千房一面，排得整齊、呆板。這是冰凍的大河與小橋流水的區別。

車到南京，便叩開了江南的大門。該洗漱了，穿過車門排過來的拎着大包小包等待下車的隊伍不容易。洗涮也要快，後面還有人等着呢。這都是在冬天睡了一覺，在春天裏醒來的人。過了南京，算是投入了江南的懷抱。鎮江、無錫、常州、蘇州、昆山……隨便選個地方下車，都會被濃郁的江南風情包裹。若是一直坐到上海，也繼續往杭州、紹興、寧波去，那江河湖泊、青山綠溪，滿山坡的花樹，珍珠般閃亮的古鎮、古村，皆是夢裏曾有過的圖畫。

此時，夜行火車開進了陽光下。當地人不會想象，這列火車是從冰天雪地裏鑽出來的一條冬眠的蛇，在江南的三月復活了。下車後站在了春天裏，我下意識地又抱緊了雙臂，卻發現，這個動作是多餘的。開往江南的夜行火車，一夜之間，已將兩個季節巧妙銜接起來，不着痕跡地兌現了我的那個夢。

這個時候，總會想起童年某個春日的一天，陽光那麼暖，我瞞着母親脫去了棉衣，一路奔跑到河邊，不小心把棉鞋弄濕了，索性光着腳，也不覺得涼了。



聽安娜·費德洛娃演奏拉赫曼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，已不知多少次了。那時在公司上班，午飯後無所事事，經常都在辦公室聽音樂。每次聽完安娜都長嘆一聲，心裏冒出這句話：「此曲只應天上有」，這當然有點誇張，但也道出自己的真正感受。

拉赫曼尼諾夫的這首曲子，演奏的鋼琴家不少，筆者聽過的就至少五六個版本，最初聽的還是中國女鋼琴家王羽佳的版本。多虧了YouTube，你隨便聽一首曲子，總有相關的曲子推薦給你，這樣聽來聽去，終於聽到安娜，聽到安娜，才知道有了她，其他的都可以不聽。

筆者算得上是資深的古典音樂愛好者，愛好而已，因為離真正樂迷還有很長距離，充其量算作半個門外漢。因為筆者聽古典樂曲，只跟着感覺走，「不求甚解」，很少去窮究樂曲的背景，甚至指揮是誰，演奏家是誰，哪個樂團，有時都懶得去打探，聽完就算了，好的就重複再聽，不好的就丟開。

雖然不求甚解，但根據自己的經驗，還是分得出好與不好，當然，那個好與不好的標準也是自己訂的。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移居香港，先在《晶報》做校對，有一次一位同事買了一個隨身聽(walkman)，當時在香港剛上市不久，大家都覺得新鮮。借過來試聽一下，整個人呆掉——原來立體聲是這樣的！整個龐大的樂隊彷彿就在你腦袋裏，聲音凝聚在腦後某一方位，有時提琴在左耳，有時鋼琴在右耳，有時一段旋律會從左耳升起，翻過頭頂，落到右耳那邊去，真是神奇。同事聽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，主旋律憂鬱，一時只覺滿腦有迴聲，心靈有感應，雖然只是浮光掠影，但那種身心的享受無可比擬，從此以後，喜歡上古典音樂。

在香港謀生，「得閒死唔得閒病」，再加以初抵埗，兩袖清風，不敢去想隨身聽，只是自此不管在什麼地方，只要聽到古典音樂，就會不由自主尖起耳朵。偶爾看到古典音樂評論，也半生不熟胡亂咀嚼，算作望梅止渴。

等到有條件買隨身聽了，又苦於



◀▲安娜·費德洛娃演奏鋼琴時神采飛揚 資料圖片

卡式帶貴。誰知世道遽變，卡式機很快被淘汰了，光碟機冒出，那時已經有點餘錢可以奢侈一下，於是又急急買了光碟機，了卻自己一番心願。

到後來，進文匯副刊做編輯，副刊主任吳羊璧先生是古典音樂行家，在《百花》周刊寫樂評，常有唱片公司會送音碟給他。羊璧先生知道我窮風流，有一重複的音碟就拿來送我。如此一知半解的，摸到一點門道，然後，就數十年執迷不悟。

我聽古典音樂，有個或許不好的習慣，就是要專心聽。有些朋友說他們可以一邊做事一邊放音樂來聽，我總是羨慕得不得了，一心可以二用，那能省多少工夫啊！可是一心雖可二用，可惜都不能全用，兩邊各得百分之五十，唔湯唔水，如偏重一邊，則另一邊就只是應酬。

古典音樂真要專注去聽，要讓音樂打動，你要真當它是一回事，全身心去領受它、領悟它，要完全沉浸其中，一顆心隨音樂旋律起伏，受其挑逗，隨其動情。那樣一支曲子聽下來，你究竟有沒有受到感染，感染的程度有多深，你大體是明白的。因為有時候，你會聽一陣就索然寡味，有時卻會像觸電一樣，腦袋空了，靈魂四處遊走。

音樂是最神秘的東西，簡單的七個音符，再加一些半音，按不同節奏，有機組合起來，就能成為優美的旋

律。爲什麼是這個音符搭那個音符，爲什麼是這個節奏而不是那個節奏，爲什麼這個樂句跟着一定是另一個樂句，爲什麼不同種族、不同文化的人，會被同一首樂曲打動？這些問題，不知道有沒有專家去研究。就我來說，好就是好，沒得解釋，好就是你不由自主爲她着迷。史匹堡拍的《第三類接觸》裏，地球人與外星人破天荒的嘗試溝通，選擇的方式就是頂頂簡單的音符，因爲音樂是最直接、生動的聯通方式，它可以那麼美，可以直達靈魂深處。

古典音樂有什麼好？實在說不上來。年前出版界老前輩藍真先生逝世，喪禮上別出心裁，由他兩位晚輩合奏「一條大河波浪寬」，另外又播放莫扎特單簧管協奏曲的慢板主旋律，想來那應該是藍公生前喜歡的樂曲。那天從賓儀館出來，一路上腦畔都響着莫扎特，那優美的旋律帶着淡淡的感傷，大概就包含藍公對世道人生的真切感受。有一些文化界前輩的喪禮都選擇播古典音樂，那大概是他們對這個愛恨交加的人間最後的注目禮。

拉赫曼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有什麼好？實在也說不上來。它能從頭到尾抓住你。那些音符不知如何排列起來，竟有如此作弄魂魄的魔力，它們撫摸你的心靈，把你歷劫歸來的殘缺多方呵護，讓傷慟平復，讓痛苦昇華，有些像朦朧的回憶片斷，有些像青春理想的餘光，然後到某個時刻，主旋律升起，有如九天綸音冉冉降

寫在婦女節後

鍾亦

、沒有觀眾，連背景音樂也沒有，只能聽着舞台內傳出來的音樂。那一幕，讓我不停地落淚，沒有人喝彩，但我感覺那一刻，何小萍在發光——因爲那時的她，不再因爲誰而舞蹈，是在爲自己。

生活是平淡的，但我願意保持熱情，讓它變得平庸。年紀越大，我就越明白，要想做一個成功的女性，首先要懂得如何取悅自己。

去年，我有個朋友事業到了一個瓶頸期，有一天跟我訴苦：「每天看起來工作光鮮，但每天要和團隊一起加班，賺錢這件事開始變得重複，雖然每年的收入越來越多，但是難道我的夢想就是賺一個億麼？並不是啊。」我記不得我是怎樣回答她的了，但我記得，當我和她聊得越多，我就越發現，其實當收入不再是爲了滿足自己的生活時，人生的意義就開始變得豐富起來，而這，與性別無關。

後來她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全世界旅

行，在家學習烘焙，去美國學習大提琴，看她變得越來越好，也在心裏默默爲她開心。有一次我跟她聊到旅行的意義時，她說她不相信什麼旅行可以淨化心靈，但是旅行可以放空自己，就好像遊戲做了一次存檔。在旅行的過程中，她會遇到不同的人、見到更大的世界，也是對自己的工作狀態的一種調整，這樣回來以後可以滿血復活地投入到新一輪的工作中。曾經學習樂器可能是培養愛好，可能是爲了考級，但是當意識到生活是自己的時候，發現其實你不需要取悅任何人，你最需要取悅的是你自己。

曾經有人會質疑一些女性，說你們每天化妝不就是爲了取悅男人嗎？我想，這樣的想法放在如今這個社會顯然是不適用的了：新時代的女性懂得獨立自主，她們努力工作，買好看的服飾，精心妝扮自己，從來都不是爲了取悅別人，而是她們知道精緻且高要求高標準的生活，才會讓她們變越来越好，不斷進步

。她們在健身房舉啞鈴，在公司裏熬夜加班，她們和男性一樣的工作壓力，甚至，很多時候，爲了拉近性別上的不平等，當代的女性比很多男性要更努力。當然，我也明白仍會有一部分的女性願意取悅異性，願意做一個依附於另一半的小女人，但坦白說，做出這樣選擇的同時，她們就已經自動放棄了獨立可以帶給她們的恆長魅力。

在我看來，取悅自己並不是什麼自私，反而是對自己的一種生活態度，一種對自己負責的態度。

我想，如果非要把婦女節的意義上升到捍衛女權的意義上，那大約還是有些脫離了生活的現實本質的吧。但至少身為女性的我們應該明白，婦女節就是一個爲自己而過的節日，不需要被誰奉爲女神，不需要避諱年紀地改稱女生，也不需要盛氣凌人地作女王狀，取悅自己，自己過得開心、有意義就好了。

婦女節過去了，我，有些懷念它。